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附錄

年譜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附錄目錄

宋史本傳

行狀

神道碑

墓誌銘

年譜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附錄

後學桂林陳弘謀輯

宋史本傳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

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
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
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
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
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
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
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
光按視光請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
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
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
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

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

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

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
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
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旣黜主安得無罪帝
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廷頗姑息胥史喧譁則逐中
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
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
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
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
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

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
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
后同表盍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
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
上疏曰昔章憲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
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
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
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

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具以手橐爲案旣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掠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

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及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二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佺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

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
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
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
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
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
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
但見慶曆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
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
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
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
掌閒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

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
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
臣哉宜黜之以勵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
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
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
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
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
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
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

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
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
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
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
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
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
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
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

帝此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荅詞以示
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
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
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
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
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
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
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
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
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

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
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
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
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
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
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
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
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
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